文明诗友

1985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以文会友
以诗会友

艾青题



文朋诗友

董寒冰题



以文会友，文载道，
朋自远成一统友，以诗会
友，诗言志，诗歌，就是唱
和，文章言情，诗言志
情，献一片赤子心，报效我
们亲爱的神州。贺
文朋诗友创刊



文表时代
诗抒壮怀

贺

文朋诗友创刊



有朋自遠方來
不亦樂乎

文朋詩友
創刊誌喜

流水河敬題

写在卷首

1985·第1辑

文朋诗友

集股出版
文学文辑

《文朋诗友》与大家见面了。

她是追随着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而降生的。因此，她势必是个充满激情，充满生气，充满活力的产儿。

顾名思义，《文朋诗友》是属于大家的。她是广大文学爱好者和初学写作者的亲朋挚友。她将以广阔的视野和新的思想与新的艺术角度，启迪、激励、培植富有时代气息而又言之有人有物有理的文学作品，同时以崭新的文学知识与文化信息，辅导文学爱好者的写作，充实有志于文学事业的朋友们的头脑。

《文朋诗友》系集股出版的文学文辑，也就是大家出资办文辑，大家出心写文章，大家来阅读。她形似文学期刊，却又别开生面，力争比期刊的内容更丰富，形式更活泼。集股创办文辑，也是一种自我智力投资，时间将证明，入股者必将有所收益。

“文辑”负有多层次培养文学新人、提高创作队伍素质的任务，特聘请著名作家、诗人、教授担任名誉顾问和责任顾问，以督导编辑人员将“文辑”办出质量，办出特色。

文学要服务于改革，是时代赋予我们的使命。文朋诗友们为办好自己的“文辑”，必须解放思想放开手脚，大刀阔斧地以文学为武器，促进、推动改革。因此，就要求我们群策群力，集思广益，具有胆识地敢于迎接信息革命浪潮的冲击，准确地判断生活，真实而多样化地反映生活。而这首先取决于信念的坚定与思路的开阔。

总之，《文朋诗友》是属于广大文学爱好者的，又首先是属于年轻朋友们的。这是一个真正的试笔园地，又是一个多彩的生活广场，热诚要求文朋诗友们拿起笔来，奋力开垦这块新的处女地。

《文朋诗友》在文朋诗友们的大力支持下按预定时间与大家见面了！她虽然有些粗糙，有些稚嫩，但这棵富有生机的幼苗，在众多的文朋诗友们的浇水、施肥和辛勤护理下，必将成长为文坛上引人注目的茂密茁壮的绿树。

编　者

编　　辑　文朋诗友编辑部
出　　版　山东文艺出版社
（地址：山东省济南市经九路胜利大街）
发　　行　山东省新华书店
印　　刷　山东人民印刷厂　书号 10331·120

名誉顾问

（以姓氏笔划为序）

公　木　公　刘
艾　青　田仲济
石　英　孙昌熙
严　阵　张一弓
罗竹风　骆宾基
高　兰　秦　牧
流沙河　萧　军
雁　翼　臧克家

责任顾问

塞　风　冯中一
崔西璐　吴开晋

主　编

张升明

文朋诗友　1985年 第1辑 目 录

1 写在卷首

文　苑

6 “水上飞”轶事（小说）　江中舟
9 小院·大院（小说）　张　鹤
12 课外（小说）　钺　光
14 唉，难呀（小小说）　王保民
14 报表（小小说）　雁翔雁翎
15 旧（小小说）　姜治英
16 我的花（散文）　戴厚英
17 图书馆的钟声（散文）　邵桂英
17 别时容易见时难（散文）——遥念谢冰莹　魏中天
18 北国之行（散文诗）　谢先云
19 对“择偶”有感（杂文）　王　尧
20 刊名串趣（趣文）　潘建国
20 五岁的卓别林（趣闻）　潘建国
21 雨中行路（外一则·笑话）　辛　愚
21 欧阳修戏“酸秀才”（民间故事）　赵　宏

诗　苑

21 泰山行赠纪甫兄（五言绝句）　骆宾基
22 诗词三首　凌承柱
22 自白　李　晴
22 离鞍赋　陈　靖
23 辣椒歌（二首）　陈显荣
23 献给灵魂工程师　陈　衡
24 非洲手记（二首）　周国勇
25 测旗　劳曾尧
25 海外乡思　张海沈
25 操场上　周　围
25 泰山　石　民
26 送你一束蓝色的诗（组诗）　田永昌
26 山泉　徐志彬
26 晚钓　郝明松
26 杭州市政协中秋赏月晚会再赋　吴亚卿
26 蛔蚴儿　孔德介
27 孩子诗笺　黄晓健
27 风　吉　祥
72 夜在鸡啼声中融化（外一首）　李发模
28 断想（五首）　于　沙
28 脚印　阎秀玲
29 童年及其他（四首）　习城乡
29 夏（四首）　绿　舟
30 南宁一日　屈文焜
30 啊！庐山的雾……　舒　帆
30 庐山剪影（外三首）　洪　亮
31 茉莉花集①——访问巴基斯坦组诗　纪　鹏
31 矿工　马　凯
32 呢喃　陈　晏
32 城乡交响曲（二首）　陈有才
33 我祝愿　刘恒杰
33 心中的色彩　刘晓雁
33 蜗牛的独白　闵　人
33 影集，我的伴侣　阎锦木
34 山菊花（外一首）　王怀冰

34 半坡汲水女 杨绍武
34 湖上云彩（外一首） 刘益善
35 夜织 胡思永
35 眉毛（外二首） 沙 蕾

名作赏析

36 托物言志，志洁诗隽 陈本一
——舒婷的《致橡树》简析
38 情真意美的颂歌 耿建华
——读公刘《沉思——读摄影作品〈最后的时刻〉》

习作指导

40 近了，远了，那小门楼（小说） 李秀华
42 读小说《近了，远了，那小门楼》 张树铮
43 瞬间（诗） 李凡平
43 要选准一个生活的切点 杨守森
——读李凡平《瞬间》
44 文学之路的第一步怎么走？ 张仲可
——给内蒙古农村青年田树林的回信
45 他的第一篇作品是怎样诞生的？ 张仲可

他（她）是怎样成为作家的？

47 通向作家之路 以 雯
——记女作家航鹰
48 与君一席肺腑语 扈晓阳
——陪外国友人访冯骥才随记

他（她）是怎样成为诗人的？

49 红色鼓动诗人之路 刘新文
——殷夫与他的诗
51 诗人，应从思考中起步 黄历鸿
——雷抒雁创作道路的启示

作品评论

52 致青年诗友赵伟同志 冯中一
——对一首政治抒情诗的评析
53 漫谈李清照的创作 朱德才
56 多视角的心灵观照 王万森
——读《人到中年》札记

文学知识

57 简论诗的节奏 孟祥睿
59 说“细节” 琼 华
60 写小说的思维素养 侯民治
61 文朋诗友的活动（四则）

文学动态

62 台湾文坛动态 古继堂
①杨青矗的小说《在室男》搬上银幕
②台湾省籍著名老作家钟肇政最近在美国谈台湾文坛现状
62 峻青“隐居”故乡 北京消息
62 《文学故事报》出版
63 《中国现、当代作家：文学收入和畅销书》 〔法〕保罗·巴第 田 明 摘译
64 集股办刊好 彭妙艳
64 感谢额外赞助者
封二 艾青题词
封二 萧军题词
封二 臧克家题词
封二 公刘题词
封二 流沙河题词
4 贺柬、函件摘录
封面设计 王悦玉
封二 人像素描 崔 岩
封三 作者近照
封四 为什么要办、要怎样办？
——实情实说致朋友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贺柬、函件摘录

山东大学中文系教授、山东郭沫若研究会会长高兰：当我初在广告栏中看到《文朋诗友》的征稿征股的启事时颇感惊奇，但当我继续读下去时，立即想到，这不只是一般的“嗷其鸣矣，求其友声”(《诗·小雅伐木》)之举，而是呼唤爱好写作的朋友们。集股集稿来创办自己的刊物，在当前全国各条战线都迅速开展改革的浪潮中，是文艺界的一个崭新的改革措施。这是个十分使人高兴举双手热烈欢迎的未之前闻的创举，凡是入股者都可以在自己的刊物上发表自己的作品，再也不受任何门户和声望的限制，为广大的文学爱好者提供了一个发表作品的新的园地，为进一步活跃文坛，为社会主义文艺的发展，为出人才、出作品提供了最便利的条件。它使作者、编者、读者三位一体，休戚与共，密切相关，但又不是绝对的自由化。因为它是在文艺出版社的领导下，集中了某些财力物力人力众擎易举，大家来办自己的刊物，既坚持社会主义大方向，又具有广大而扎实的群众基础。

这个刊物虽曰《文朋诗友》，以短文与诗歌为主，但同时又辟有“文学知识”“写作指导”“名作赏析”等专栏以及对名诗人名作家的介绍，又属于一种介绍文学知识、辅导文学创作，有助于新人的培养和开创社会主义文艺新局面的出版物。每一思及，心潮澎湃，难以自止，谨此致贺，恭祝早日问世，顺利成功！

山东省出版总社编审委员会副主任兼山东文艺出版社社长宋协周：我以一个普通文艺工作者和出版工作者的身份，入股《文朋诗友》，现将股金十元寄上，请查收。祝《文朋诗友》兴旺发达。祝《文朋诗友》编辑部诸同志身体健康、精神愉快，四时如意。

湖北省卫生干部学院夏羽：我国古时即有以文会友之盛事，诗文相交其情甚笃。李白在诗中不是曾经言道：“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吗？有的虽相隔千里，亦若近在咫尺。如今政通人和亦盛世也。山东文艺出版社别出一格，以民间集股方式创办《文朋诗友》，不正盛世盛事吗？此既非图利之举，亦非欺世盗名。论其宗旨，是为一代文学爱好者提供习作、学习之园地，以使文朋诗友之间交流感情，互相切磋。为此，我虽老亦不负老，愿摇旗呐喊于朋友之间。滥竽充数，不亦乐乎！

女作家戴厚英：祝贺《文朋诗友》开张。我觉得她有一种新鲜的意味。汇上十元，尝一尝做“股东”的滋味！另寄上散文，表示支持。

女诗人林子：我小时候读《老残游记》，就对泉城十分向往，可惜至今无缘一游。对在该城创办的《文朋诗友》，我要全力支持！

诗人雁翼：《文朋诗友》的创办，是家乡的一件新事，也是全国的一件新事，朋友们的用心，我是敬佩的。为此，寄上十元入股，并深表支持。

诗人林希：《文朋诗友》已受到广大作家、诗人和文学爱好者的支持，想来一定能够办好，敬佩你们的壮志！

青年作家曾彭龄自黎巴嫩：我在此使馆工作，这里是中东和世界的新“热点”，每天枪炮声不断，很少有时间写作。但我喜欢《文朋诗友》，寄上股金十元，“文辑”问世后由外交口转我。

诗人韩作荣：出版《文朋诗友》是个创举，盼能办好。股金已寄，作品也要寄上。

老诗人沙蕾：欣闻创办《文朋诗友》，我广泛动员了我的诗友入股，宁夏、青海将有不少人参加，我的沙鸥兄也表示赞助。

诗人纪鹏：我已函请北京、天津、广州、上海和军内大批作家、诗人入股，韩笑诗兄已将股金汇上，我现寄访巴诗一组，请酌处。

诗人于沙：特为《文朋诗友》的雄图大略致敬。我十分赞成你们只发短文短诗的主张，这样会避免长而空。

诗人黎焕颐：济南聚首倍见肝胆。《文朋诗友》我已入股，定鼎力支持。

诗人尧山壁、徐淙泉、浪波：《文朋诗友》是一个创举，我们完全拥护，支持，并寄上股金。

广州中山大学陈衡：我们很欣赏《文朋诗友》这种形式，中文系多数教授、讲师已入股，同学中也有不少入股者。

七旬老人梁兆斌：奉转香港中国文化馆魏中天股金和怀念女作家谢冰莹的散文一篇。我个人股金亦同时奉上。

广西玉林地区科委李超年：我愿成为《文朋诗友》的宣传员，准备利用一切机会宣传入股的好处。

旅日大学生杨和明自东京：从《人民日报》上读到《文朋诗友》征股启事，喜甚。我是一个华侨大学生，特奉上股金和诗歌两首。祝《文朋诗友》兴旺发达。

广州东山省气象局徐蕾如：见《文朋诗友》启事，觉得她很有意思，我决定做你们的一个拙友。特献小诗一首：

你好！《文朋诗友》
在珠江碧岸
我听到泉城的呼唤
握住了你伸出的手
好啊
文坛有了一个别致的花苑

天涯处处芳草
友情飞向四方
我们将相识于耕耘
好啊
建一个没有界墙的花廊

神剑文学艺术学会北京分会理事刘主保：《文朋诗友》创办是文学爱好者的佳音，是知音，是师友，衷心祝贺！除自己积极响应、介绍周围同好者入股外，并刻印章两方奉上，以表心意：



良师益友



学步知音

山东博山美术琉璃厂研究所张茂荣：《文朋诗友》创刊极好，一定会办得别开生面。今特寄上拙刻印稿二件，一是“祝贺文朋诗友创刊”（用小篆文字）；二是“文之良朋诗之益友”（用大篆文字）。希作为《文朋诗友》创刊补白，以增气氛。





“水上飞”轶事

江中舟

人的一辈子，可能犯多种多样的错误，犯什么错误，也别犯生活作风错误（这个词，外国人学十年中文也学不到，中国所有的词典上都查不到，倒是在某些人的档案里能见到它）。这种错误和世界上最恶劣的东西划着等号。没有比犯这样的错误，更让朋友不齿，更让群众忘不了，更让本人羞愧的了。

比如我们的主人公。

一、“大便时讲话对身体不好”

他上厕所时，把这句话写在了《公共厕所公约》上。

吕惠民在报社里，是编辑知识稿件的。这知识不是“火箭怎样上天”，“原子弹的秘密”；而是“怎样焖豆腐”，“白衬衣沾上墨水怎样洗掉”等专带问号一类文章。

这类文章通常都是在报纸的边沿地区藏着，它们的体积一般只有火柴盒那么大。一年遇上一次机会，占上个豆腐块大小的版面，就算是吕惠民过年吃饺子，美透了。

每当版面编辑排版时，大文章安排完了，剩下个火柴盒般的报屁股，于是便想到吕惠民。这时少了他真不行，如同炒菜少不了大葱生姜一样。不过，一有什么大事见报，就会一两个月想不起他的存在。吕惠民编的稿件，永远只能塞个报屁股，永远上不了第一版。吕惠民人长得不高，就和他编的稿件一样袖珍。他平时脸上堆着笑，一天到晚也不嫌累，目光善良，说话有点嘶哑，喜欢配以手势，还喜欢把嘴凑近你的耳朵。走起路来很轻，不知不觉地就到了你身旁，很有礼貌地打一声招呼“你好呵”、“来得早呵”，说完又悄然离开。

他的人缘，好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有一次他在胡同里走着，一个小伙子骑着自行车莽里莽撞地就把他撞了个四脚朝天。老吕爬起来，坐在路边的台阶上，深深地喘了一口长气，又看了看吓坏了的小伙子，摆摆手：“你走吧，走吧！”他想，反正被撞了，生气有啥用？他坐了半个小时，一摇一摆回家了。老婆一看，腰青了一块，脸也蹭掉一块皮。

他在报社十几年，从来未与邻居吵过一次嘴，从未和同志红过一次脸，从未见过他对谁发过脾气。和六、七岁的娃娃说话，他也弯下腰，轻声轻气。

如果有人在背后说吕惠民怎么不好，不证明别的，只证明他自己不好。

他编知识稿二十年了，在报社里，吕惠民就是知识的同义词。如若不信，事实胜于雄辩：有一次吕惠民上厕所，旁边的人站起来一看，吕惠民在干什么？他拿着钢笔，正在那里修改厕所小门上面贴的《公共厕所守则》。他嫌上面有一句话不通顺。改完了，他意犹未尽，又加上“大便时讲话对身体不好”这句话。到厕所都能和自己的本职工作联系起来，偌大个报社，只此一人。

不过，吕惠民在报社最具权威的还是游泳这个行当。

每逢夏天，吕惠民隔三差五地要编些怎样学游泳的小文章，每篇都署上“水上飞”的笔名。开始教蛙泳，接着教仰泳，然后又教自由泳。一格一式，详细得很。那口气，勿庸置疑地表明，他是中国游泳队驻报社的代表。每到天热了，有许多读者都写着“水上飞”的名字，把信直接寄给报社。老吕是有信必答。报纸上登不了，就写信给读者。在这里，说吕惠民三字，人们摇摇头；说“水上飞”，大家都会点点头。同仁们在游泳上遇到点什么难题，都来请教他。凡有人不耻下问，吕惠民总是诲人不倦，耐心地讲解动作的角度、哪块肌肉使劲。他就这样介绍了十几年，从来没有人敢怀疑他不敢去深水区游泳。连他自己也迷迷糊糊起来，真以为自己就是由中国游泳队调来报社的。

有一个星期天，老吕热得实在受不了，他一个人跑出去游泳。在游泳池里，他发现有两个小男孩在比赛潜泳，半天才从水里露出头来，象个小海豚，十分好玩。于是他也想试一试，但又怕别人看见。

他悄悄挪到游泳池边上，四下看了看，发现的确没有人注意自己了，才一下子扎进水里。他头在水里，屁股却撅在上面。他直纳闷，“怪了，书上不是讲头朝下就行了吗？”练了五次，他才潜进水里。

我们国家的游泳池里，大都人满为患。吕惠民在水底没划几下，就摸到一只脚，顿时他一阵紧张，本能地一把抓住那只脚，赶紧往上浮。开始，他还想：“这是谁呀，要不然，非潜它个五十米。”等他从水里站起来，抹了一把水，睁开眼一看，这才发现不妙了，眼前是个姑娘。

姑娘们一下子把他围上了，七嘴八舌地质问他：“你会不会游泳！”

“会，会。”吕惠民生怕人家说他不会游泳。

“你为什么摸人家腿？”

“我没看见，确实没看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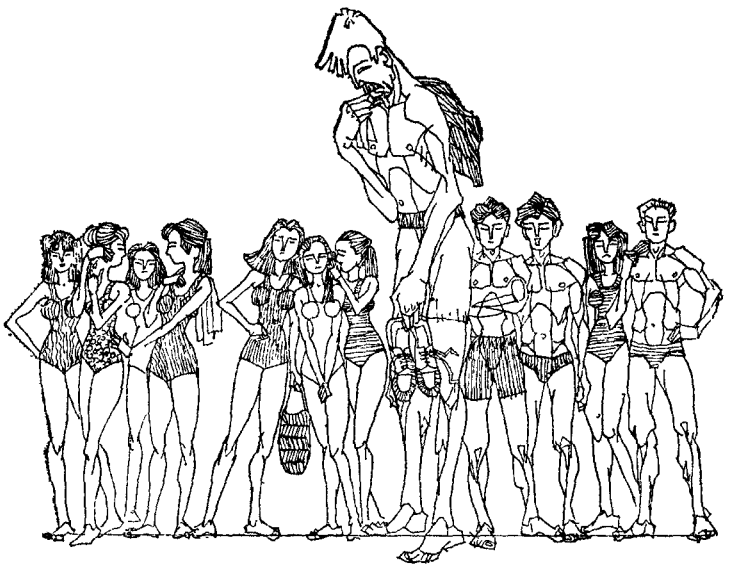
“你眼睛长到脊背上去啦！”

吕惠民小声嘟囔着：“我真没看见，”越说他自己越委屈，“我哪会干那种事！”

他越说没看见，姑娘们越不相信。会游泳的人在水里都是睁开眼的。

有一句话，吕惠民是怎么也不愿意吐出口的，说出来太伤自尊心。所以，他越解释越糊涂了。

终于有人厉声质问道：“你是哪个单位的？告



你们领导去，这么大年纪还耍流氓。”

“我是报、报社的。”

二，他作检查时，说是因为看了电影《望乡》才犯的错误

知识分子就爱当真。女孩子们随便说了一句话，让吕惠民的思想足足斗争了六天。

前三天他是骂自己，这么大年纪练哪门潜泳。这三天，谁对他笑一笑，他都要琢磨半天。

后三天，他是在分析事情的后果。他毕竟受党的教育三十年了，长期以来养成一种观念，有事不应该瞒着组织，瞒也瞒不住。还是主动对领导讲清了，什么事也没啦。

星期六晚上，他主动找文艺部副主任王胜法，把事情的来龙去脉全盘托出。他这一说，倒使王胜法为难了。王胜法心里说：“老吕呵，你好糊涂。你不说，什么事也没有。这一说，我不向上面汇报不行，汇报了又对不起你。”临走时，吕惠民叮嘱王胜法，替他保密。

他不说还好，一说，连王胜法也怀疑起来，这里面有什么名堂？

这种事，三天内就传遍了报社每个角落。这种事又怎么能保得住密呢？

人们见到吕惠民，都用一种异样的眼光打量他，心里说：“嗬，真看不出来，这老家伙还有这么一手。不简单！”

报社这个单位真怪，上班各干各的，下班点点头，回家门一关，很少串门。可稍有点趣闻轶事，转眼就传遍了报社每个角落，只剩下故事里的主人公不知道。

这件事经过编辑们丰富的想象、推理、充实，不几天，已演变成可以绘声绘色讲半个小时的报社民间文学。令人感兴趣的细节，加上精辟的“编后”，能耗去下班前一个小时。议论的中心是：人们百思不得其解，这么好的一个人，怎么会犯这种错误？这种错误，在我们古老的民族，是众多错误中最坏的那一种。

领导在找吕惠民谈话了。

当他听完吕惠民叙述了事情的经过后，依然带着疑惑的语气问道：

“老吕，你的游泳技术在报社里是拔尖的吧？”

“那是，那是……”

“那你怎么会摸到人家的腿呢？”

“我没看见，没看见。”

“你在水里不睁开眼睛呵？不会吧，我这个不太会游泳的人，在水里还睁着眼睛，免得撞上人。”

“哦、哦……”吕惠民张嘴结舌了。

领导笑了，轻轻地笑了，他一切都清楚了，再给他一个时间吧。老同志了吗，毕竟是撕破脸皮的事。

“你再想想吧，再想想吧！”

吕惠民是无法解释清楚的。有一句话，如果说，他在游泳池没有对那群女孩子讲，是虚荣心在作怪。在报社里，则是讲了也没用，别人根本不会相信，反而越抹越黑。会游泳的人在水里是从不闭眼睛的，更不用说吕惠民这样的游泳权威了。只有不会游泳的人，头一进水里，才使足了劲紧闭眼睛，生怕水进了眼睛。

第二次谈话，吕惠民就全面溃败了。

“我是老糊涂了，一失足成千古恨。”他的本意是他不该学潜泳。

问的人点点头，往本子上记着，说：“这就对了，承认了就好，谈谈思想根源吧！”

吕惠民一下子又憋住了。

他猛地想起了其他人犯同类的错误，检查灵魂深处时，都说是因为看电影。他急中生智地回答，是因为看了《望乡》，又补充说，还有《红楼梦》。

最后决定，让吕惠民在文艺部组织会上作个检查。

三，他幻想当个救火英雄，来洗刷自己的耻辱，结果呢……

吕惠民受不了了。他一走进办公楼，连气也喘不过来。他发觉人们对他异常地客气，他知道这客气里带着蔑视。

有一天晚上在报社礼堂看电影，坐在老吕前面有两个人显然没有发现吕惠民就坐在他身后，正小声议论着：

“吕惠民的事知道了吧？”

“早知道了，人心隔肚皮，这么一把年纪了，还干这种缺德事，孩子都快二十了。”

“平时装得象个人似的，一脸老实相，其实坏点子比谁的都多，仗着自己会潜泳……”

“就是。还有脸在报社待下去”。

吕惠民差点没昏过去。他觉得再没脸在报社干下去了。

当王胜法在党员会上宣布吕惠民作检查时，吕惠民第一句话就念了两分钟。当时，他真想从五楼的窗口一下子跳出去，一了百了。

一天，他晒被子。恰巧，住在楼上的人往下面泼了一盆脏水，雪白的被里，成了个大花脸。吕惠民气冲冲地跑出去，冲着楼上想喊一句："这是谁泼的水呵！"话在嗓子眼里噎住了。他猛地想到，如果人家张嘴就来一句："快五十的人啦，还干那种事，还有脸吵架。"怎么办？他一掉屁股，不吭不响地把被子抱回去，一边洗一边骂自己："我干吗要学潜泳，真是老糊涂了！"

这一辈子算完了，彻底完了。人活到这个年纪，最珍惜的就是个脸面。现在全撕破了。即使报社的人全换了，即使自己调上两、三个单位，甚至换一个城市，它也会象影子一样跟着自己，直到死那一天。

犯个政治错误，却不会如此惹人厌恶。

唉，那一天，自己不去潜泳就好了！都怪那个鬼天气热死人；不学潜泳，就不会有这事了；不到王胜法那儿去汇报，大家还不知道；千不对，万不对，谁叫你有个"水上飞"的名声，活该！

他就这样一天到晚和自己过不去。

终于下了决心，他一蹶一蹶地来到一位老领导家中，一张嘴，就要求离开报社。他原以为领导会挽留他，平息平息他的怨气。谁知一开口，领导便接过去，爽快地答应下来。"区委正需要个搞宣传的人，领导也考虑……"他觉得好委屈。

回来后，他又后悔啦，都是自己找的，如果不送货上门。唉，一错再错。

星期天，吕惠民骑着自行车上街买菜。

回来的路上，一辆救火车从他身后呼啸而过。车上站着全副武装的消防人员。

"哪里失火了？"他边骑边低头想着，这种事要让自己遇上就好了。人们拉着自己不让进去，自己把众人往后一推，奋不顾身地冲进去，全身上下着了火，怀抱婴儿从呼呼的火苗中闯出来，自己给送进医院，人们送来了花、水果、糖……报社的人一定会说，这样的人怎么会干那种事呢？他想来想去，觉得再也没有比这更好的办法洗刷自己了。

他突然听到汽车尖厉的刹车声，他抬头一看，糟了！汽车迎面冲着自己上来了。他猛地把车子往右边一拐，自行车嗖地一下上了人行道，冲着一个小女孩过去了。他一看，又忙向左一拐，不偏不正撞在一棵树上。

结果，他左脚腕骨折。出院后，左脚比右脚短了三厘米，使他走起路来象跳舞一样。

他伤好了后，很快就被调到区委工作。

随后，他爱人和他分居了，儿子也跟妈妈走了，不愿意和爸爸住一起，嫌丢人。

吕惠民足足有两年没有去游泳，到了第三年，他忍不住了，终于又来到了游泳池。

吕惠民在浅水池"扑通"了一会，上岸来，背着手信步踱到深水池边坐下来。那段伤心的往事又勾起来。现在到处都在搞平反，多大的冤枉都翻过来了。他也想搞个申诉。这个念头一冒，接着就是灰心丧气，谁能相信"水上飞"在水里是闭着眼睛游泳呢？这个黑锅算背定了。

王胜法也来游泳了，他早看见吕惠民。他犹豫了好长时间，到底和老吕打不打招呼。他总好象欠着老吕什么，看着吕惠民象跳舞似地走路，心里就难受。二十多年前，吕惠民刚到报社时，是何等的英俊、潇洒。他来了不到两个月，就在报社内部刊物上写了一篇长达一万多字的名为《初来的挑剔》的文章，对报社的基本建设作了全面的批评，新的建议博得一片叫好声。记得那篇文章一发表，报社印刷厂的小姑娘们，一进食堂就打听谁是吕惠民。在两年的时间里，吕惠民以"水上飞"这个名字闻名全报社，继而推广到全市，要不是文化大革命，差一点全国家喻户晓。

王胜法还记得，有一次吕惠民刚认识现在这个爱人时，俩人逛了一天公园。当时，他正和老吕住在一间宿舍里，吕惠民一回来，乐得手脚都没有地方放，说着笑着，突然，他跳起来冲着电灯泡"啪"亲了一口。王胜法感慨了，二十年，把人变了另一个样。

王胜法终于下定决心，即使挨骂也要过去。他冲着老吕边游边大声地呼唤着，整个游泳池的人都听见了。吕惠民又惊又喜，两个人两年没见面了。接着就是大声地问好、寒暄。王胜法忽然想起了什么似的，忙问老吕："我一换气就感到吃力，怎么回事？"老吕说："你游给我看看！"王胜法拽住他的右腿一拉，"你下来教教吧！"

吕惠民没防备老朋友还有这手，"扑通"一声掉进深水池。一下来，他本能地首先想站起来，谁知脚没够着底，上来就喝一口水。这下把他弄晕了。这一辈子，他还没有在超过胸口的水里游过泳。本来，他凭着一口气，还可以游上十多米（他不会换气），如今这点本事全吓没了。只剩下手刨脚也刨，尽在原地打转转，越扑腾沉得越快。不得已，他张嘴叫了一声，结果又喝了一口水。他觉得完了，只能活到五十来岁了。如果他把眼睛睁开一看，紧张就会立即消失，岸边就在他身旁一米远的地方，蹬一下腿，一伸手就可以够着了。可惜，他越紧张就越紧闭双眼，周围是一片黑暗。忽然他抓住一只脚，不管是谁的脚，这次他也不会放手了。

王胜法看见吕惠民掉下来后，在水里乱扑腾，还以为他是在出洋相呢。自己的脚被吕惠民抓住的时候，他还想笑着骂一句，没等话吐出口，就被拖进水里。

人们开始还在一旁看笑话，这时才感到不好了，七手八脚地把两个人捞上来。王胜法倒没什么，只见吕惠民双眼紧闭，右手死死握住王胜法的脚腕。大家吓坏了，大声喊着："找医生，叫救护车！"

吕惠民霍然睁开双眼，十分镇静地说："你这是干什么！我是在试验一口气能在水里憋多长时间。"

（插图：崔岩）

小院·大院

张鹤



诺亚方舟之沉浮

小时候，我家搬过好几次，从这个宿舍搬到那个宿舍，越搬房间越多，越搬院子越小，终于稳定在机关宿舍大院中的一个小院里。

小院很幽雅，青砖铺地，甬道两旁种着美人蕉、大丽花，院子正中是一棵五人合抱的丁香树，花开时，满院儿香，满屋儿香，醉人呢。

四户人家脚前脚后迁进来，都是一个部的，自然客客气气，和和气气。院里的孩子大排行，大姐、二姐喊得亲亲热热，和大人一样，从来没有打架拌嘴的时候。按大人的说法，机关宿舍以外是不安全的，那里有拐骗儿童的，也有何机讹赖的，而那些大街上、小胡同儿里的孩子，则被称作"野孩子"，我们这些干部家的孩子被规定不能和他们玩，更不能带到小院来。于是，这个小院成了我们的诺亚方舟。直到读中学，我还鄙视市民阶层的孩子，同学们不知就里，只当我有点小才气而清高孤傲呢。

曾几何时，我们的诺亚方舟的安谧、美丽、和谐被打乱了。三年自然灾害那会儿，南瓜、豆角取代了争奇斗妍的花草；丁香树雪片般的花还没绽开，就被大种"十边地"的爸爸和叔叔们勒死了，种上能填肚皮的茄子、西红柿。困难时期过去，家家门前搭起葡萄架，开花坐果时，你看我的，我欣赏你的，下葡萄时，你尝我的，我尝你的，端过来，送过去，一直热闹到中秋节呢。

忽然，一夜之间，我们田园式的小院的和睦、平静凝固了。大人们人人自危，四门紧闭，翻箱倒柜，犯着嘀咕。不知是谁点了第一把火，小院里顿时火光冲天，书籍、字画、照片，连同用纸包得严严的、生怕别人看到的不知什么东西，都在火光中变成灰烬，满院子飞起黑蝴蝶似的纸灰，怪丧气的。他们不再谈笑风生了，每个人都象有不可告人的秘密，躲躲闪闪。

我们呢，一夜之间大彻大悟了：

"真看不出来，凌叔叔和共产党有杀父之仇！"

"怪不得黄阿姨比咱们穿得还漂亮，原来是去腐蚀党委书记，想混入党内！"

"我说我爸爸怎么不让我和'野孩子'玩，闹了半天他当过国民党，狗改不了吃屎，蔑视劳动人民！"

没几天，我们也和大人们一样，不往一块儿凑合了。全院总共八个孩子，却在"革命"浪潮中分化成好几派：造反派、革命派、保皇派、黑帮狗崽子、修正主义苗子……红胳膊匝象一堵高墙，使我们疏远了，陌生了。也就是从那个时候起，不分阶级的大排行砸烂了，擦肩而过，或在一个水龙头接水，权当没看见。别着尺把长大袖章的偶尔瞥见往昔那个几哥几姐自惭形秽地把"红同盟"几个字叠在里面的袖章，不禁嗤之以鼻。所幸的是，尽管空气紧张，却终于没有文攻武卫之类爆发。

造反大势已去，大人们的问题或定了案，或挂了起来，当了头头的不再那么趾高气扬，被"再踏上一只脚"的也不再那么垂头丧气。小院里才又出现笑声。有时深更半夜出了"最新最高指示"，大伙还互相招呼着去参加游行。晚上摇着蒲扇乘凉的时候，人们开开玩笑，谈些不相干的事儿，仿佛每个人都有一根神经紧崩着，敏感得象吹糖人儿拔出的糖丝丝，彼此间都蒙上一层神秘感，又心照不宣。机关没工作，学校没课上。葡萄大年收小年欠，扁豆年年结。爱花的，养起象征革命的万年青。有三家又斗胆养了猫，一只叫小黑子，一只叫火里钻烟，一只叫老慢。这三只猫有时扰得院里鸡犬不宁，不是这家炉子加煤带进了猫屎，满室奇臭；就是那家刚买回的鱼肉上了房。受害者虽然满心不悦，倒也没有翻脸的。那一阵，好象嘻嘻嘻哈哈哈什么都过得去。

后来，我们的小院冷落了。能上干校的上了干校，该下乡的下了乡。头两个去兵团的孩子还得到邻居们的礼物，语录本啦，毛巾、脸盆啦等等。等到每家都摊上了这样的事，也就自顾不暇了。我们的诺亚方舟荒芜得长出一丛丛野草。原来就嫉妒我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们葡萄、扁豆的街道老太太终于如愿以偿，在我们小院四户门前各栽一棵的杨树终于独霸天下，春天掉穗子，夏天落毛毛虫，秋天飞树叶，以惊人的速度长着。她们又指挥千军万马，在我们丁香树的旧址挖了一个大防空洞。

当我们陆陆续续“病退”、“困退”、“推荐”回来，我们的家长陆陆续续“结合”、“选调”、“落实”回来，竟满目苍凉了。但我们很快就收拾起旧刀枪，为小院医治创伤，每家都弄来几盆那会儿流行的花，什么玻璃翠、小石榴、燕子掌等等。水管子后面，见缝插针，撒下花籽，开了一片粉红的指甲草，还长出几棵夜来香。夏天的傍晚，有时全院人围在一起，看着那花蕾在梗上颤颤悠悠，一跳一跳地绽开淡黄的花瓣，再凑上去吸一口花的芬芳。现在想来，真有点傻气。

小院的创伤平复了，边边角角的地方又种起葡萄、扁豆。人们的创伤也渐渐平复，大人们各得其所，升官的升官，出国的出国。我们这些当年的孩子，也长成了大人，带着那特殊的时代各种经历打下的各种烙印。从小刻苦读书、胸怀大志的，没混上文凭；从小只“红”不“专”、几近留级的，坐上了工农兵学员的末班车；从小温良憨厚、文质彬彬的，成了远近闻名的“顽主”；从小跟父母担惊受怕、南征北战的，考上了研究生……

这帮长大了的孩子使各家各户的住房拥挤了。和所有的老百姓的四合院一样，我们小院也掀起了大兴土木的建设高潮。先是象当年欺负丁香树似的对付比房还高的大杨树，用铁丝勒，往树根下埋胡椒，刀刮树皮，斧砍树根，终于造成了杨树的“自然死亡”，拔去了小院里的四颗大钉子。接着，暗地里盘算怎么把小房盖得宽敞点又不至于激起公愤，家家都显出一种紧迫感，惟恐可占可不占的地盘被别人抢先划去……不到一年，小院的院儿没了，除了水龙头占的地方，连摆花盆的地方都没有了。凭着在干校、兵团卖苦力换回来的技巧，家家小房都一砖到顶、水泥勾缝、灰顶灰地，只是不好细讲究东南西北了。当然，有那么一家或两家还得天独厚，带着十年动乱恩赐的“地下室——防空洞。他们冬天储存大白菜是万无一失了，我想。

尽管如此，有的机关落实政策，分到三居室的双气儿楼房，还不肯搬呢，都说咱们小院邻居好，舍不得。天底下毕竟人情重。

遵循自然规律，我们小院的第四代已经落地。我们的孩子只能在墙与墙之间的鸡肠小道上学步。他们要到马路边认丁香树，要到果园数架上有几串葡萄。小院可关不住这些独生子女们，他的呀呀学语就比我们多一个句子：“上外外”。幸好现在天下太平了，大街上没有拍花骗小孩的，也没有阶级敌人了，胡同里的孩子也和我们小院的孩子一样可爱了。

这第四代，是孤单的一代，他们不象我们这样兄弟姐妹齐全，都是独苗儿。但在院里，孩子见到孩子，却比我们那会儿更亲，而且恢复了大排行，开口就是几哥几姐，弟弟妹妹。要是外人问：“你有哥哥吗？”“你有妹妹吗？”他们都会自豪地回答：“有”。

是的，他们是兄弟姐妹。这些天真无邪的孩子，是全院的宝贝，也许正是因为这新生的一代，过去岁月留在人们心中的阴影渐渐淡漠了，消失了。

啊，这拥挤的小院，这没有了丁香树、大丽花的小院，仍然是我们的诺亚方舟！

小小社会之离合

娶媳妇，招女婿，抱孙子，小院里人丁兴旺，院里转不开身，屋里转不开身，又不能掀开房顶接一层，我被“胀”到一条横在两条大胡同当中的小胡同安了家。

这是个大杂院。听说是解放初没收一个大汉奸的。三层院子，里头前廊后厦，花砖地，全套卫生设备，是汉奸一家住的；中间一溜儿带廊子的南房，是客房；外院一排连屋檐都没有的低矮的西厢房，是下人住的。当然，这是黑暗的旧中国的事了，可偏偏我得到的正是外院靠门的三小间。我前面那家人，住了十八年，从来没做过大扫除，搬家时折腾出去十四车垃圾，还给我留了三车，更甭说破窗户烂门了。假如我没到北大荒“锻炼”四年，对着过去下人住的、还不及我家小院厕所的新居，便只会流泪了。

幸好正值“文革”后期，人们有的疲倦了，有的厌烦了，有的明悟了，大多变得“实惠”起来，社会上一阵立柜风，一阵沙发风，不知有多少能工巧匠脱颖而出。水泥有地儿讨，油漆有地儿要。吃点辛苦，搭上几顿酒饭，我们这三小间就焕然一新了。门窗外面一色绿，里面一色奶黄，坑坑凹凹的地面也抹上一层光溜溜的水泥。惹得街坊（入乡随俗，这儿管邻居都叫街坊）们络绎不绝扒门趴窗户地啧啧称道我们能干。

第一个破门而入的街坊是个老太太，发白的衣服，搽油的头发，埋在皱纹中晶亮的眸子，使人感到风韵犹存。而她那连珠炮似的脆生生的言谈，更证明她不是等闲之辈。她真会说话，把我们一家三口美言得无边无际，我儿子可爱，我丈夫帅气而又能干，我这个胖墩墩的人也成了“甜蜜蜜”而又心灵手巧。倘无自知之明，我们怕要飘然成仙了。我们按胡同里的规矩叫她大妈，她却让我们跟着街坊叫她大姨儿。

原来这大院是很有些讲究的，早已排定的辈份连“文革”都没冲倒。在我们机关宿舍，各家老人都叫奶奶，各家大人都是某叔叔、某阿姨，而这里却严格地有老祖儿到曾孙子整整五代之称，而且居然保留“先生”之尊称。那被尊为老祖儿的老太其实比大姨儿长不了几岁，全院老少都对她毕恭毕敬。我们有幸被划定与老祖儿三岁的孙女同辈。那小姑娘倒也伶俐，大哥、大嫂地围着我们转，可我

两岁的儿子却说什么也不叫她姑姑，或直呼其名，或喊她姐姐。有什么办法呢？都是孩子。

大姨儿有说不完的话，不管你愿不愿听，一个劲儿往你耳朵里灌。从她那些不着天不着地的絮语中，我们知道这大杂院原来是个小小社会，里院除老祖儿与其二儿子（我们要叫二叔儿）一家，还有两个不可等闲视之的大户，一户是不能参加大院排辈儿的，住在北屋东耳房，一个老太太带着一至四宝四个大儿子，是昔日汉奸的遗孀遗子，姓裘。一户是医生，姓柳，住在全院最高级的带卫生设备的北房。两家原是世交，在历史的风云中变成了仇雠。裘家四子，柳家四女，年貌相当，却老死不相往来，暗地里叫着劲儿。

在“听诊器、方向盘”的黄金时代，柳大夫家真可谓门庭若市。院里只要进来拎包的、捉点心盒子的，不用问，就是拜大夫的，虽然百分之九十八以上不知柳先生全称。每到晚饭后，柳家的迎来送往真叫人眼晕。

全院人都恭维柳大夫。柳大夫也真有点大家子气，街坊有个病、有个灾，要假条，有盖上急诊戳的；要药片，有市面上买不到的。有时下班回来，拎一兜西红柿，一家丢两个，过年炸排叉，一家送几根，便都成了人缘儿。

唯独裘家，不独不求他，还嗤之以鼻，根本不拿正眼儿看柳家的兴隆。

有一次，全院人破天荒地和裘家站到一个立场上了。那个月查了水表，水费猛增一倍，成了全院的议论中心，开始指责某某过于干净，一天到晚鼓捣水，某某不象话，一斤切面得过三桶凉水。后来裘二宝不知从哪儿得来天机，说柳家抽水马桶水箱漏水，并且四个“宝”精密计算了日耗水量、月耗水量。于是由老祖儿坐阵，二叔儿主持了全院大会，讨论水费问题。柳大夫“认”一半，不行，“认”四分之三，还不行。有人提出柳家常来客人，不免拉屎撒尿，也难免有冲澡的，院里不能长期负担。柳大夫到底有点气魄，提出今后水费一人一角钱，余下他包干的方案。又有老街坊提出马路边水管子吃水，一人才五分……争来争去，柳家认倒霉，承担每人五分之外水费，而街坊们必须将下水道挪到水龙头背后，以防不自觉的人冲脚、冲脑袋之类。这真叫人哭笑不得——大院的人心真齐，大杂院的事真稀奇，小小社会真复杂。

在钱的问题上，与辈份一样，大院毫不含糊地因循历史，不是按瓦数，而是按灯头数算钱。如大姨儿，屋里是六十瓦一个灯，收一份电费；比如我，吊灯、台灯、床头灯、落地灯、厨房灯，要交五份电费，连三瓦的蜡烛灯也一视同仁。我不得不造反，千方百计买来小火表，点一百个灯也按表上的字数交钱，此可谓壮举。

不久，一阵风吹来，要成立“向阳院”。二叔儿名正言顺地当上了小小社会院长。官不大，僚可不小，每天饭后，这位看来是造过反，当上个什么小头头的房管局老电工，亮开和他唱黑头的大哥那种嗓门，招呼各家派代表到他府上听训、读报，每次，他都象老首长做报告一样发表不伦不类的演说，有其娘压阵，人们听或不听，总是满满一屋子，临了儿，再说几句家长里短儿的，也算不负此行了。记得当初也有人提大姨儿当院儿长的，可她不依，一口一个“我那死鬼”。会后她跟到我家，告诉我她那“死鬼”原是汉奸手下的飞行大队长，跟一个叫小白菜的说大鼓的女人跑了……哦，大姨儿果然不凡！“文革”初期，红卫兵在她家挖地三尺找枪支弹药，至今还留着一个大坑，其实，她心里的坑比这大坑也小不了多少，用她的话说，有这个短儿，再要强也白搭。

一九七六年初春，整个北京城动荡起来。我们大院里的一帮小青年每天相约着到天安门抄诗词、贴诗词、送花圈，回来讲得老祖儿、大姨儿们眼泪汪汪的。忽然，风紧了。穿警服的民警扳着脸走街串巷，扑风捉影。我们都去了天安门，胶片、诗词可以藏起来，却不敢去捂街坊们的嘴。我们做好最坏的准备，不再扎堆儿了，也不敢打听什么。一个昏暗的傍晚，胖得除上厕所才出屋的老祖儿突然蹓到我家，面色张惶，又是关门，又是拉窗帘，颤巍巍还不等坐安就俯着我耳朵悄悄说：“来过啦，又问又记，我说，妈这院儿孩子们都听话，谁都没去！”我不禁肃然。一块石头落了地，忙着给老祖儿斟茶。她摆摆手，“别人问，可甭实说，说出去，连老祖儿都搅和进去，谁也没好儿啦！”又颤巍巍挨家儿去嘱咐。

事过半年，全院相安无事，老祖儿却一病不起，啥话都没留下就走了。二叔儿含悲三令五申丧事从简，可院里年轻的都去送葬。我们看到二叔儿扑在老祖儿的遗体上干嚎：“娘啊，儿对不起您……”才知道为了“天安门事件”，老祖儿狠狠给了二叔儿几个嘴巴子，以死要挟，才堵住二叔儿那张“一贯革命、一贯正确”的嘴，自己却积郁成疾，比新入党的儿子先见马克思去了。

当然，这都是过去的事了。我们大院也经受了伟大的历史变革的阵痛，跟着历史的脚步儿走过来了。我家分到世人瞩目的前三门单元房，大院的人来串门儿，总带来令人振奋的消息，先是大姨儿受到了街道居委会的重用，当了先进，得了奖金；后是裘家两个“宝”考上了研究生，其中一个准备出国深造；又想不到裘三宝和柳家四女儿西装革履给我送来一张喜帖，两家尽弃前嫌，已结秦晋，约准在“老莫”大办。

在“老莫”的婚筵上，我们见到了大院里几乎所有的头面人物。快开筵了，还不见二叔儿，街坊们有的说他没脸儿来了，那段造反历史够他喝一壶的；有的说没那么严重，二叔儿心眼儿活，如今不当头了，带了几个徒弟，还是先进班组呢。说来说去，柳大夫腾地站起来，去给二叔儿挂电话，放下电话，又雇了辆出租车去接，满座宾朋都叹服了。

从二叔儿，自然提到老祖儿，裘娘（这会儿她

课外

锐光

“湖光”文学小组的第一次例会，是在湖滨公园里风光迷人的湖心岛上举行的。选择这个地方，是许姗出的主意。会上，陈文清在阐述“湖光”文学小组是互相砥砺以造就文学人才为目的时，显得异常激动。他不仅是个文学青年，而且还是个年青的“企业家”。前不久，经过民主选举，上级批准，他担任了一家塑料厂的厂长，并很快使这个亏损的工厂有了转机。故此，听了陈文清讲话的张云，便打趣地说：“文清，也许你做一个企业家要比做一个小说家更合适。”

在欢声笑语中，体态柔美、笑容可掬的白玫（难以想象，这个“天生丽质”的姑娘竟不是演员，而是一个城市绿化工人。也许，正因为如此，她才能写出歌颂祖国的春天、当代青年的理想和绿化工人事迹的优美散文《绿色的梦》来吧），抱起一把吉它，用手一拨，发出一串悦耳的叮咚声。好开玩笑的朱明说道：“真是‘转轴拨弦三两声，未成曲调先有情’呵。”白玫嗔笑地瞪了他一眼，随即弹奏出动听的旋律。这是她为张云的一首小诗谱的曲。白玫向王新洲点头示意，王新洲微笑着，用他那深沉的男中音唱了起来：

“你随着春天来到，
又随着春天离去；
留下绿色的诗意，
铺在我的心底……”

在悦耳的吉它伴奏下，悠扬的歌声感染了“湖光社”成员们的情绪，许姗轻轻自语道：“太美啦！……”

当唱第二遍时，大伙便跟着唱起来，连“法拉”都分不清的林旭，也兴致勃勃地按着节奏轻声哼唱：

“……相信你会再随春天到来，
那时我定不放你离去；
青春是绿色的梦，
永远将我们陪伴……”

歌声向波光闪荡的湖面上飘散开去……

陈文清没有参加“湖光社”的第四次例会。而在此之前，林旭他们已经注意到陈文清将近半个月都没有到夜大听课了。根据“湖光社”的规定：凡成员因故不能参加例会者，可在事前或事后说明原因。

由于是在职学习，所以大家每天都觉得时间不够用。当林旭发现第五次例会快到了，而仍得不到陈文清的反应，这才有些着急，也有些不满：“哼，‘厂长大人’再忙也不会连打个电话的时间也没有。”

这天晚上去夜大听课，林旭在楼梯口碰到朱明和王新洲，他将黑皮包朝楼梯扶手上一甩，悻悻然道：“文清也太不象话，下次例会上只好点他的名了。”

“恐怕是有原因吧？”王新洲迟疑地说。

“什么原因？忙呗，厂长嘛！”朱明补充道。

背着黄书包的张云，咚咚几步从他们身后蹿到了前面，大声说：“很正确，企业家不到‘湖光社’来，请回他的小厂子里去吧！”

开课以后不久，林旭接到旁边一个女同学递来的条子，纸条上用潦草凌乱的笔迹写着：下课后请到花坛晤谈，有关陈文清的情况。落款是“许姗”。

“……那么，‘楚辞’体作品究竟表现出哪些主要特点来呢？它作为一种带有浓厚的地方特征的文

才正式有了称呼）泪汪汪地说老人家怎样接济过她，几碗米啦，几棵大白菜啦；大姨儿泪汪汪地回忆老人家怎样把她从红卫兵的殴打中拖出来……说着，说着，大伙都泪汪汪了。

柳大夫力挽狂澜，赶快扭转话题，扯到大院即将拆迁。拆迁，都去住高楼，有水有双气儿，多美，省得再为那一分半文的争来吵去了，有人说。可是，唉，咱们这院子人还能住一块堆儿吗？又有人担心。说得街坊们竟留恋起那些鸡毛蒜皮的龃龉，小小不言的争吵了。不是么，张三在铁丝上晾了被子，前脚刚走，后脚就被李四卷起来，换上自己的被褥；不是么，房管局工人来修王五的漏房，却被赵六拉去给自家房顶淋沥青；还有那些两家孩子打架，两家大人呕气，背后骂对方“护犊子”等等等等。搬进楼房，晾衣服有阳台，根本用不着跟谁争抢；也用不着为房漏焦心，抢人家的行；鸡犬不相闻，各家孩子也难得对打了……然而，谁愿去过那种鸽子笼一般的彼此隔绝的清静日子呢？特别是大姨儿，总不能对着墙壁说那比以前更没完没了的话呀！什么现代化住宅？呸！

“各位久等！嘀”，二叔儿来了。仍然那般五大三粗，仍然嗓门儿洪亮。瞧他满面红光，却不再居高临下、盛气凌人。他带来一个好消息，经过多方协商，全院人终于被分在同一座新楼。他的方案是把有老有小的安排在低层，上下方便；大姨儿住中层，承上启下，串门儿方便；自己住在顶层十三楼——“碰上没电梯，爬起来方便！”

“那我们呢？”我怪眼气他们的。

“好说！瞧得起二叔儿，这么多年老房管了，破格开个后门儿，包给你换过来！”

“那，到时候我们还选您当楼长哪！”

酒筵上爆发出热烈的掌声，舒心的笑声，杯箸声，祝酒声……大院的陈年老糠都融化在这喜庆的夜晚了。

京华之夜，芬芳，甜蜜，飘着酒香……

（插图：崔岩）

学……”讲授古代文体课的那位老先生，正不紧不慢、抑扬顿挫地讲着“楚辞”体文学作品的主要特点。

“……除了在内容上‘纪楚地’、‘名楚物’外——注意，那几位同学，你们要注意听讲，不要传条子，不明白可以问我——‘楚辞’体主要特点是表现在它的形式上，所用的语言上，风格色彩上……”

深秋的夜，凉风阵阵，但聚会在教学楼西侧花坛旁的“湖光”成员们，却感觉不到丝毫寒意。在一片秋叶落地的悉瑟声中，许姗激愤地说：“这消息太意外啦——陈文清已被停职审查。”

“啊？！”林旭他们大惊失色，面面相觑。

“怎么会呢！他不是干得很好吗？”朱明问。

白玫冷笑道：“哼，有时候干好干坏是一个样儿，不干的倒受表扬！”

林旭点燃一支烟，狠狠抽了几口，对许姗说：“你如知道真相，就请你讲讲吧。”

许姗竭力克制着自己，开始讲述起来：“陈文清在厂里进行了一些改革，首先，他撤换了一些不称职的干部，并为了扭亏为盈，上了新产品，直接与市场挂钩，省去了许多中间环节，这都惹恼了公司的一个副经理……”许姗越说越激动，“后来，给陈文清按上“目无上级”的罪名，勒令停职审查，你说气人不？”

“现在不是春秋战国，更非吴起、商鞅变法！”王新洲不平地说道，声音都有些颤抖。

“陈文清本想告诉我们这一情况，”白玫接话：“可又怕影响我们的情绪，想等斗争胜利后再说。”

“白玫，”林旭问，“你们俩怎么会知道的这样清楚？”

“是许姗在课前告诉我的，”白玫回答说，“她有个女同学的爱人就是陈文清任命的车间主任。”

“陈文清厂里的工人们，已准备联名向‘纪委’写信反映情况。”许姗望着大家，黑亮的目光一闪说：“咱们怎能袖手旁观呢？‘湖光’旨在培养文学新人，以改革的精神，扫清‘四化’前进道路上的绊脚石，就该就地取材，还不该把陈文清的遭遇写出来吗？”

“对，要写！”朱明冲动地从自行车后座上跳下来，差点把眼镜摔掉，他忙用手托一下镜腿，挺直瘦小的身体，演讲似地说：“社会主义的文学就应当干预不合理的生活！我们要把那些与党中央的正确路线背道而驰的反面东西，赤裸裸地揭露出来！”

“我说两句！”张云忽地跳上花坛，激动地说：“我们要以这个题材写篇报告文学！要让人们看到，今天的改革者决不会重演商鞅的悲剧。”

“对，报告文学！”林旭的眼睛里闪出亮光：“大家同意吗？如果不反对，我们就讨论一下，该怎样写……”

不久，一篇题为《一个年轻改革者的遭遇》的报告文学，在“湖光”文学小组活动的第五次例会上定稿了。陈文清也参加了，他作了认真的发言：“报告文学首先是准确，然后是生动，为了不失真，最好让公司领导过目。”

“湖光”五次例会后的第三天晚上，在早已下课的夜大教室里，“湖光”的六个成员散坐着，沉默无语，夜风从窗口流进来，大家都在为陈文清的命运焦虑着。

终于，王新洲将半截烟卷扔到地下，用脚把它磋碎，一咬牙，站起来说：“我是市报的通讯员，没有别的办法，只好如实反映情况。”

白玫兴奋地说：“你们注意到没有？市报最近登了不少有关本市一些改革的新闻，看来改革是真正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



“这仅仅是开始，”市报通讯员王新洲说，“改革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命运，谁也不该等闲视之！”

“你说得对极了，”许姗庄重地响应着，“我们看准的事，就要一干到底，决不半途而废。”

“对！”几个男同学也毫不示弱，他们异口同声地说：“是该干出点名堂了……”

编者按：《课外》系“处女作”。作者是钢铁厂工人，现年28岁。1977年因公伤失去右臂，多年来一直用左臂坚持写作。

（插图：于文江）

唉，难呀

王保民

厂党委书记老庞点着一支烟，边抽边听。近日来，他清癯的面孔愈加消瘦，一双慈祥的眼睛里布满血丝。在他对面坐着的三位部下——老李、大李和小李，正手捧笔记本，分别汇报关于助理工程师小张的外调情况。老李汇报了小张在A市上中专时的情况，大李汇报了小张在B县插队时的情况，小李汇报了小张在C城上中学时的情况。老庞听得很认真，不时在本子上记两笔。

汇报完毕，风尘未洗的老李、大李和小李的眉宇间闪露出笑意，都为自己如期返回并胜利完成任务而欣慰。他们望着老庞，等待着他说：任务完成得不错，休息休息吧。

果然，老庞把烟掐灭，微微一笑说："骄阳酷暑的，辛苦了。任务完成得不错，先去洗一洗，吃点东西，咱们再唠唠一下。"

很快，三位"李"鱼贯而入。老庞示意他们坐下，表情平和，语调稍微严肃地说："局党委要求我们对第三梯队的培养对象，一要慎重，二要慎重，三还是慎重，因此我们万万不可粗枝大叶。虽然小张在咱厂工作三、四年了，思想、工作、表现都是好的，但是我们要对党负责，对咱厂几千名工人负责，你们此行的外调是至关重要的。"老庞停顿了一下，把目光对准老李："小张在中专上学时，政治上要求进步，学习成绩优良，不过，怎么没有体育方面的表现，德智体缺一不可啊？"

老李歉然地笑了笑："班主任讲小张是学校排球队队长，很活跃。是我疏忽了，没有讲清楚。"

老庞点点头，转向大李："小张插队时曾被借调到县知青办公室工作，这一段时间的证明怎么没有？"

大李的脸略有点红："小张在县知青办临时帮助工作仅一个多月时间，知青办早已撤销，我就让公社代写了证明。"

老庞又点点头，最后转向小李："小张中学时的证明较完备，可是，怎么没去小学调查一下？这是一个疏漏。小李同志，再辛苦一下，下午就走，调回小张上小学时的情况，一切就万事大吉了。"

三位"李"走了，老庞仍在思虑。

突然，门被推开了，矮矮的会计师走了进来，他哭丧着脸说："庞书记，今年的旅差费已经超支一千多元了，小李说还要出去。"

老庞拍了拍会计师的肩膀说："同志，培养第三梯队可是大事呀，钱就应该花在这上头，外调一定要去，不然出了问题，你我都负不了责任的。我的财神爷，想想办法，高抬贵手吧。"

会计师垂头丧气地走了，老庞又点着一支烟，深深吸了两口。办公桌上的台历是红色的17号，离局党委要求上报第三梯队培养对象名单的时间只有三天了。他不由皱了皱眉：唉，难呀！

雁翔
雁翎

报表

凌雪填写完最后一份转干人员登记表，神情不安地朝窗口走去。窗下的桐树，正值花繁叶茂，整个树冠活象一顶绿色的伞盖，簇簇紫花散发着浓香。

凌雪兴致顿添，心里正赞美着大自然的造化，可突然发现这"伞盖"上有好几处漏洞，叶和花也遮不住。

"唉！漏洞，漏洞，连你也有漏洞！"

她兴致大减，缩回了头，有些懊丧地回到椅子上，一低头，一张表格映入眼帘：

贾克思、男、31岁，原有文化程度：初中。现有文化程度：相当高中……

"唉！"凌雪一声长叹，继而陷入了沉思……

一星期以前，厂里根据上级整顿干部队伍的文件精神，经支部、厂部联席会议研究，对七名以工代干人员的年龄、代干年限、文化程度是否符合转干规定标准作出决定。具体工作交凌雪办理。她是厂部的文书，工作干得干脆利落，很快就收齐了这七人的申请书、个人鉴定、毕业文凭等，并将各所在科室的评定意见及厂级评定一起填入登记表，报到了公司组织科。

正式报表送走两天后的一个早晨，王副厂长来找她："小凌啊，咱报的转干人员漏下两个人，我看老王和李明也够条件，你得去补办一下。"边说边递给她一张卡片和一张信笺。在崭新的户口卡片上，显然是刚盖上的派出所的长条小印章，墨迹鲜亮地写着：

王家新、生于1942年6月5日。

好傢伙，比凌雪前几天从户籍册上抄下来的年龄小五岁！她心里明白，联席会议研究时，王师傅别的条件都够，唯有年龄超了，已不在转干之列，如今这一改，可就今非昔比了！

再看另一张，是启南中学的信笺，证明李明系高中毕业生。看来，二位条件可就都够了。

凌雪抬起头来，望着王副厂长那张似笑非笑微胖的脸，不知说什么好了。

她默默地、麻利地将王家新和李明的手续办妥，向公司组织科讲明工作疏忽之故，补报两份表格，重填了总表。

就在重新填表的当天下午，组织科牛科长下厂来“检查工作”。她漫不经心地听了几句关于下半年组织建设工作意见，便显然有点耐不住性了，一边用胖得手背上四下五个豆窝的右手，快速而有节奏地转动着托在左掌心的小茶杯，一边若有所思地盯着什么地方（或许什么地方也没盯），终于“啪”的一声响，小茶杯不轻不重地立在了茶几上：“不错，你们的工作搞得不错嘛，啊！”

继而，忽然想起了什么似的说道：“象龙强、赵玉芬这次该转为干部了吧！”

然后又不冷不热地提醒在她身边的厂部办公室韩主任：“你们家二小子在公司干得不错嘛。”

韩主任连声哼哈地点头应承着，等毕恭毕敬地送走了牛科长，便慌里慌张地去找凌雪。

“凌雪呀，转干工作得灵活机动，龙强、赵玉芬、还有宋斌基本上都符合转干标准，工作满不错，文化程度也相当于高中，至于代干年限吗——差仨月俩月的，等批下来时也就够了，可给他们往前赶赶……”

凌雪一听就愣了，没等韩主任说完，便急了眼：“象他们几个也办，那类似情况多了！再说顾书记临出发前一再叮咛，要按文件办事严格把关，够条件的一个不落，不够条件的一个也不办……”

可是也没等她说完，韩主任就把手一甩：“灵活掌握嘛！他们又不是绝对不够条件，你抓紧去办吧，领导方面由我负责。”

就这样，十天里，四次反复，上上下下，里里外外，连外跑带搞文字，把个凌雪累了个半死。

凌雪的眼睛缓缓地从表格上移开，“再也不会有变动了！”她一边想着，一边站起身来，又深深地舒了一口气，然后抱起一摞登记表，出门往楼下走去。心里盘算着：“盖上厂印，送到公司，就没我的事了。唉！总算了结了这桩苦差事。”想到这儿，心里不禁舒畅了许多，脚下也觉得轻松了。

然而，凌雪她万万没有料到，刚拐过楼梯口，就迎面碰上了王副厂长：“哎，正要找你，这是三车间吕主任的户口卡片，年龄不超了，还有五车间孟经理的外甥，也得……”

“啊！”凌雪两手一松，头朝后一仰，无力地靠在楼梯拐角的墙上。转干表格落了一地，一阵轻风扫来，有几张飘到了楼下的梧桐叶上……

藕

姜治英

杨湖一带有句歇后语：杨老汉的藕——粗。四村八乡提起杨老汉都竖大拇指，他曾是因捕死过鬼子出了名的。今年八十岁了，种了一辈子藕，他的藕水灵灵白生生，每逢八月十四上市。

那几年割“尾巴”，把杨老汉的藕也割了，气得他半年没出门。谁来讨还种藕的方子，他就翻贴门神不照脸。因此背地里人都骂他：这个老绝户头，看你能把方子带走？其实他倒不是不传，而是怕别人弄不好，坏了他的名声。这二年，来讨方子的人更多，但都喘着粗气走了。还是他干女儿的儿子小顺灵透，“爷”叫得顺溜，把杨老汉的金口给掰开了。

一开春，就动手种藕了，杨老汉噙着一根小烟袋，蹲在塘边指点着。那小顺子也肯下力，怎么说就怎么做。

八月十三，杨老汉蹲在塘边，接着小顺子递上白嫩白嫩的藕，他笑了，激动得小烟袋一抖一抖的。他比划着：“比娃娃的胳膊还粗哩！”泪花在他混浊的老眼里闪动着……

八月十四一早，小顺装满一地排车藕拉走了。杨老汉望着小顺的背影，使劲吸着那已经灭了火的烟袋。他猛地朝小顺追去。

他来到菜市，望见小顺子正忙着给别人称藕，他仿佛觉着别人拿的不是藕，而是抱着他的胖娃娃。可惜，他是条光汉。买藕的人越来越多，小顺子有点招架不住了，杨老汉一步迈过去，他拿起一块藕，顿觉有点不对劲，以为自己的手出了毛病，可是看了看手，没有毛病呀！他接连又拿起几块藕，还是不对劲。他咔嚓一声把藕掰开了，一汪清水紧流了出来。杨老汉大吼一声：“不卖了！这藕不卖了！”买主七嘴八舌地乱嚷嚷，杨老汉气愤地问小顺子：“这是怎么回事？”

“不知道。”

“我叫你推聋装瞎！”他抡起一块藕向小顺子打去，嫩生生的藕断了，水溅了小顺子一头。

“好爷爷，你别打坏藕，我说，我说，我用针头注了水，俺再也不敢了！”

“你这该死的东西，那黑泥巴没脏了我的藕，而你却糟蹋了它！”他的手颤抖着，一节节把藕掰开。

“人家都是这么干的。”

“胡说！”这昧心钱能挣吗？俺当年打鬼子不是为的叫老百姓过上好日子吗？”

他边说边把藕掰碎，心里象塞了一把乱草，接着，他叫小顺子减价一半，将藕卖了出去。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